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無恥奴 第六回 江參謀營外豎降旗 甄總統退兵失平壤

且說江念祖對甄士貴說道：「晚生想了一個千妥萬當的法兒，非但沒有什麼處分，而且還可以請些撫恤下來。」甄士貴聽了，自是歡喜，便問他計將安出。江念祖道：「此刻且不必說明，待晚生擬個稿子出來，總統看了再說。」江念祖的才情，本來不錯，下去不多一會，便擬了一個稿子出來，給甄士貴看了。恐怕他武官不懂文義，又一句一句的講給他聽，把宗寶棠的一個敗仗，絕口不提，只說某日甄士貴帶了宗寶棠等幾個提鎮，和日本開了一仗，把日本殺退，宗寶棠恃勇輕進，中炮陣亡，又說日本軍馬甚多，頗有眾寡懸殊之勢，幸虧甄士貴帶著手下的一班將士，奮不顧身，爭先出戰，敵軍支持不定，隨即敗退，日軍死者極多，我軍死傷，亦復不少，陣亡傷重，還有在陣前失落的軍士，約計二千餘人。輕輕的把一個全軍覆沒的敗仗，遮蓋過了，後頭還帶著一筆，要求請撫恤的意思，說伏念該將士等為國捐軀，情殊可憫，合當仰懇憲恩，酌給撫恤銀兩。這一個詳稟，真個是字字到家，一絲不漏，竟沒有扳駁的地方。甄士貴見了，十分佩服，把江念祖灌了一回米湯，急急的把稿子發出去，叫書書謄好了，立刻專差齎送。果然不多幾時，木中堂把稟帖批准下來，並且還撥了二萬銀子的撫恤。這個稟帖批了下來，把甄士貴只喜得無可不可的，他接了二萬銀子，那裡發給什麼陣亡家屬，一齊袋入他自己的腰包裡頭，慨然笑納。還算他天良未泯，提了二千銀子出來，送給江念祖，算是他的酬勞。自此以後，甄士貴把江念祖十分倚重，奉若神明，沒有一件事情，不和他商議。又破格把江念祖委了個營務處的差使，叫他參贊軍事。登時江念祖又紅起來，大搖大擺的，在營裡頭闖來闖去，好不威武。但是軍事日急，日本的大隊兵馬，漸漸四面合圍，甄士貴還是如無其事糊裡塗塗的過那快樂日子，既不打算遣兵迎擊，又不曉得據地紮營，也不知他心上安的是什麼念頭？一天到晚，只和江念祖在一處，鬼鬼祟祟的商量，也沒有人曉得他們商量的是什麼？起先敵兵看見中國這般輕率，全不防備，還不敢突然輕進，恐怕有什麼意外的詭計，又有什麼埋伏的地雷，疑疑惑惑的，不敢長驅直入。到了後來，被他們打聽得明明白白，曉得中國的一班將士，都是些酒囊飯袋的庸材，便放大了膽，竟自帶兵深入，揀了一塊形勢的地方，紮下大營，和中國紮營之處，相離不遠。甄士貴還糊塗著，竟自不知，直至日本那邊發了戰書過來，方才大驚失色，手足無措。江念祖乘此機會，又獻計道：「他們打了戰書過來不過是急於求戰，我們只要把營門緊緊的守著不去理他，況且我們是以主待客，以逸待勞，怕他怎麼？守了十天半月等到他糧盡兵疲接濟不來的時候，怕他不退回去麼？」甄士貴聽了正中下懷，十分歡喜，便依了他的說話，深溝高壘的堅壁不戰，要等他自家退去。佩服江念祖的高見，真是五體投地，崇拜非常。原來江念祖書生之見，看了那古時戰史，估量著如今的槍炮時代還是和古時交戰一般，只要堅壁清野，自然就可退得敵人，卻想不到如今戰陣的利用品都是些格林炮、克魯伯炮、後膛槍、毛瑟槍，不是縮著頭頸閉了營門就可以躲避得過的。閒話休提。只說日本司令官小田介雄發了戰書，便預備著兩軍開戰，誰知等了一天，音信寂然，沒有一些響動。小田介雄甚是疑惑。又等一天，也是如此，依著他部下將士的意思，就要帶了全隊人馬，直搗中國的大營。幸虧小田司令官老成持重，恐怕這裡頭有什麼別情，約束部下兵士，不許輕動。原來小田介雄見中國兵士的表面也還隊伍嚴整，旗幟鮮明，更兼各道援兵，都聚在一起，差不多也有二萬餘人，小田介雄帶的人馬，卻只有九千開外，人數比中國少了一倍，所以不敢輕舉易易的進兵。那曉得一天一天的，等了下去，中國軍將，竟是無聲無臭的，沒有一個開戰的信兒。小田介雄等得不耐煩了，便又發了一封約戰的美敦書，仍舊是石沉大海，音信全無。小田介雄到了此時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便派了一隊騎騎充做先鋒，多帶幾尊快炮，前去試探。小田介雄自己帶著大隊人馬，隨後接應。那一隊騎騎，得了將令，高高興興的到了戰線界內先放了兩聲號炮，意思是要叫中國兵士出來對敵。不料等於一回，毫無響動。那帶兵的中佐，見於這般光景，焦躁起來，大著膽子，往前直進，又進了一二里路，已經望見了中國的營門。帶兵官不敢再進，便排下隊伍，架起快炮來，不分好歹，竟對著中國的營門，一陣亂打。說也好笑，中國的一班將士見日本的大炮已經打進營盤，一個個嚇得手慌腳亂。那營門口現現成成的放著大炮卻沒有一個人敢出來施放，一炮也開不出來，反被敵兵逼近營盤，盡著力量把快炮望營內打去。正在打得高興，忽然中國營內飄飄蕩蕩的掛起一面白旗來，原來歐洲戰例，掛了白旗就是個止戰的旗號，好似掛了降旗一般。當下日本的一班兵士見了，一個個哄然大笑，拍手高呼，一霎時歡聲雷動，都叫著日本國天皇萬歲，日本國陸軍萬歲。一片歡呼喜躍的聲音，直震得山鳴谷應，漸漸的停了槍炮，奏凱回營。看官，你道他們不過打了一個小小的勝仗，為什麼要這般歡喜？原來他們先起開戰的時候，心上原有些七上八下的，恐怕打不過中國，吃了敗仗，貽笑歐洲。現在見中國兵士，這般腐敗，放著甄士貴帶了四十五營人馬，被他們一隊前鋒騎騎，五百名馬隊，二十尊快炮，便把甄士貴打得掛了白旗，料想中國的帶兵官一個如此，個個如此，以後也就可想而知的了，你叫他如何不喜？

閒話休提，且說甄士貴見日本的大隊，逼近營盤，就把他急了一個半死，幸得聽了江念祖的說話，掛了白旗，果然敵人立時立刻的住了槍炮，迳自回去。甄士貴方得放心。看官，你道他那裡來的白旗，難道他先就預備的麼？原來甄士貴聽了江念祖要掛白旗，急切問那裡找得出。甄士貴急中生智，叫人把自己牀上的白杭綢被單揭了一條下來，找一根旗竿，掛了上去，就算是面白旗。中國的軍事，總算地球之上，腐敗到極點的了。

當下甄士貴見敵兵雖然退去，恐怕他明日又來，萬一他不聽白旗的號令起來，這可不是頑的，便又傳了江念祖進來，密密切切的和他商議，要他想一個退敵的法兒。江念祖沉吟了一會道：「現在事已如此，也沒有退敵的法兒，只有兩條道路，不知總統要走那一條？」甄士貴連忙問他，怎樣兩條路。江念祖道：「一條是和他開仗調齊了四路援兵決一死戰，打了勝仗不必說，要是打了敗仗，千軍萬馬之中出死入生之際，性命就不可知了。」甄士貴聽了把舌頭伸了一伸，頭頸縮了一縮，低聲向江念祖道：「說起和他開仗這件事來，我竟沒有這般大膽，其實我當初跟著木中堂剿匪的時候，也狠狠的打過幾回，彼時並不覺得十分害怕，現在不知怎樣的，提到開仗，就有些膽戰心驚，連我自己也不信，這和他開仗的話，不要說它。快說你那第二條，是個什麼道路？」江念祖也低低的說道：「依晚生的愚見想來，這第二條道路，倒是很好的一個主意：晚生和總統寫一封信，給那小田司令官，信上和他說明，把平壤以西的這些地方，一齊讓給他們；我們自己拔營回去，叫他不要窮追，我們並沒有和他開仗的意思。那時我們把這一帶地方讓出，安安穩穩的回到金州紮營，既不用和他打仗，又沒有什麼危險，這不是個妥當的主意麼？」甄士貴聽了，雖然怕死貪生，卻也有些遲疑不決，想了一回道：「不妥不妥，我若讓了平壤，退到金州，這幾百里地方，都被他們占去，回來上頭追問起來，這個喪師失地的罪名，我怎樣耽當得起？」江念祖聽了又逼他一句道：「總統若不肯退回，明天等他們大隊到了，再說退避的話，可是來不及了。總統請想他們的兵士，何等精強，這一班老弱營兵，那裡是他的對手，這不是安心送死麼？至於上頭追問的一層，倒可無須慮及。為什麼呢？如今世上的事情，只要有了情面，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。更兼總統是木中堂的舊部，又是中堂薦引的人，將來就是有什麼處分下來，有中堂在裡頭照應，料想不要緊，不知總統心上何如？」甄士貴原是一個武夫，那有什麼見識，被江念祖一派危言聳動，想想他的說話，倒也不差，有中堂在裡面招呼，料也不至於有什麼大罪，比到那和他開仗的危險，死生就在目前，終覺得平穩些兒。想著，便不因不由的，點頭稱是。江念祖見總統答應，甚是高興，便詳細細細地寫了一封信，給那日本的司令官小田介雄。信上只說情願把平壤一帶地方退出，退到金州紮營，並不和貴國開仗。

但退兵之際，還望貴總統通飭各營，勿行追擊，免至兩敗俱傷，實感大德。差不多一封信上，都是這樣搖尾氣憐的話頭，一時在下也說他不荊只說江念祖寫好了信，給甄總統看了一遍，又蓋了軍營的關防，急急的差人送去。那日本司令小田介雄，還只認是中國打來的戰書，及至拆開一看，方才曉得，止不住哈哈大笑起來。傳給合營將士看了，沒一個不好笑。當下小田介雄就提起筆來，草草的寫了一封回信，給來人帶去。甄士貴和江念祖，正在那裡眼巴巴的等著，心上還有些搖搖不定的，惟恐小田介雄不肯答應，一定要和他開仗那就糟了。現在忽聽得有了一封回信，好似得到了什麼寶貝一般，登時放下了幾分煩惱。這一來有分教：青磷

屍爛，難招杜宇之魂；黑塞蒼茫，淚灑萇宏之血。不知小田介雄的信上怎生說法，且看下回便知分解。